

©管宁 著



小说家笔下的

人性图谱

论新时期小说

的人性描写

福建教育出版社

小说家笔下的 人性图谱

论新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

管宁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论新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
管宁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2
ISBN 7-5334-3321-1

I. 小… II. 管… III. 当代文学—小说—人性描写
IV. I207.42
文学研究—中国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084 号

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

——论新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

管 宁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26971 3725592

传真：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278号 邮编：35000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30 千 插页 2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34-3321-1/I·193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序

孙绍振

厚厚的一叠打印稿搁在我桌上，拿起来掂掂，分量不轻，翻翻目录，十一章构成一个系统，从第一章的总论，到第十一章以后的附录，其涵盖面之广，内部联系的有序，可以相信作者所说，确系新时期小说中人性的一种“图谱”，或者用流行的话语来说，是一种“谱系”罢。各章之间不是一种随意的拼凑，尤其是各章内逻辑的序列堪称井然。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论文集的起码条件。

我所喜欢的学术论著有两类，第一类，是论文合集，虽然各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潜在的方法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如果没有统一性，就免不了有自相矛盾之处，也就很难看得下去了。第二类，是系统著作，不但内在的方法，而且各章之间的外部话语都明示其有机的完整。但是，再完整的東西，不管是出自大学者的手笔，还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学子，其中真正的精华，往往不在整个系统的全部观念，而是它所遵循的方法。没有一个读者会把一部著作的全部观点都记住，但是，其中部分深邃的东西却能触动灵魂，影响人的思想方法，使人终生受用无穷。正是因为这样，我买书的时候，常常并不

是为全部的章节，往往是为了其中的一个精彩的章节和段落，如果某些章节能够代表作者方法特点，我就不惜工本。

我在50年代做大学生的时候，深以北大中文系没有哲学史和方法论的课程为憾，但我在自学过程中，却被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开头那几章迷住了。那种把证明和证伪，把自我阐释和自我刁难结合起来的雄辩的方法使我的心智得到空前的澄明，那种醍醐灌顶之感至今留在我心头；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普列汉诺夫改造了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把这本经典著作读完。这当然怪我的懒惰，同时也怪我过分重视方法。方法是无穷的，而知识和观点则是有限的。我感到把它全部读完，我能够接受消化，使之成为我血肉的还是那一些，我就宁愿把省下来的时间，去读和它不一样的经典著作。

读管宁这部著作的时候，我很注意他用的方法。

光看他的书名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如果这是一部用西方文论的流行话语编织起来的演绎体系，中国当代小说不过是其间的装点的例子，则读起来将是十分要命的。这种担心在读第一章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打消，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放心了，这不是一本大而化之的玩弄流行概念的著作，而是有着相当扎实的学术基础的专著。

作者走的不是那种流行的、讨巧的——以演绎为纲辅之以粗糙的归类的路子，而是建立在归纳基础上的实证性的道路。当然，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有其局限，但是，在当前文学观念、流派纷繁，多元话语有过剩危险的时刻，与其读一本从观念到观念的皇皇巨著，还不如读一篇以学术前沿的理论为基础，将感性经验归纳、升华起来的论文。

管宁不缺乏学术前沿的理论，但是，当他把纷纭的文学现象作有序的归纳的时候，他并不完全依赖现成的观念，他的论点系列中，独立归纳出来的不在少数，有时还有一点原创性。归纳不过是他的基础，一旦形成了观念，他就不完全局限于归纳，而是结合着演绎法，作观念系列的充分的展开，因而他的归纳绝不是狭隘经验主义的，不像一些知识结构有缺陷的论者，每每流于现象，在陈旧话语的平面上徘徊。

也许从德里达的最极端的观念来看，他的对系统化的追求，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科学的系统和自洽毕竟是一定水准和境界的体现。最为雄辩的莫过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了，把世界上无穷的物质最后简化在一张表格之中，这不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的高峰又是什么呢？

当然，精神世界比之于物质世界的系统化，其中不确定的因素要纷纭得多，因而也要困难得多。管宁对于新时期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的展示，其内在的逻辑性格局也许还是初步的，但是把人文的心理对象加以某种科学主义的处理，至少与当前某些年轻学者的任意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科学与艺术的真、善、美不同，是真、简、美，人文学者的理论，也是一种科学，其逻辑框架也应该真实、简明，才能给读者一种美好的感受。对于当前一些满足于新名词罗列，被年轻的读者贬之为“新名词超级市场”的类似经院哲学的繁琐文风，管宁显然有警惕。把当代小说对于人性的纷纭探索凝聚在简明的逻辑构架中，是他的追求。从先锋小说家笔下的人性的虚拟化呈现，到私人化小说的幽闭独白；从新现实小说生存本相的现实摹写，到风俗画中的文化深层意味；从历史小说的风云际会的迷茫尘烟，到知识分子的灵

魂裂变；从官场小说中的权力结构透视，到爱情小说中的崭新动向，总体上是自成格局的，但其脉络又是简明的，连一些原创的概括，都十分简洁明快。

在对于文本的直接的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中他坚持着在单纯、简明中求深厚的追求。从宏观角度来说，他善于从时间的连续中概括出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个简短的论断，如“从反思历史到反思文化”，就把两个历史时期的小说，不是从时间的序列，而是从内在的逻辑上整合起来了。他的宏观建构能力，能够与他的微观辨析力相称。他不但善于在相近的作家间进行归纳，而且善于在不相似的作家之间，用矛盾的对立的关系，将之在深层贯通起来。如果说，在具体论述的时候，他的拿手好戏是相当前卫的带存在主义色彩的生命体验的价值系统的话，而他在结构自己论著构架的时候，所依赖的却是相当传统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和转化的思路。

在近来的学术论坛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二元对立似乎已经遭到许多人厌弃，另一方面，许多口头上对于二元对立表示不屑的人，又情不自禁地遵循着二元对立的思路。许多东西是不能简单用新和旧的简单对立来作粗糙的解释的。二元对立虽然不完全、不全面，但是它却相当方便。从理论上来说，当然是越全面越好，但是，从方法上来说，越是全面越难以成为方法。一分为二，是容易的，也许是不全面的，而一分为四会更好，一分为八呢，从理论上更是好上加好，一分为十六，好处就更多了。但是随着划分的数量的递增，方法的可操作性则递减。

正是因为管宁对于辩证思维模式的熟练驾驭，他的宏观的历史的联系，总是建立在微观的文本分析基础上的，在这方面

他的构架总给人一种充满张力的感觉。当他说到人性的探寻和民族文化的关系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人性的复杂，但是在分析到韩少功的《爸爸爸》的时候，又指出丙崽“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多样性都因特定的文化氛围的长期濡染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性，仅剩下喜怒两种情感态度，这种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的情感态度，无疑象征着一种单一而不变的人性形态。”由此而引申出王安忆、汪曾祺、郑万隆在探究民族文化之根的过程中，“笔下的人性描写都有单向性的特点”。从而又进一步扩大涵盖面，把陈建功、张承志、贾平凹、郑义、李杭育等等的创作倾向，和单一性联系起来，但又不是等同，管宁聪明地给了一个命名：“文化基元”，就使得如此众多的作家既在一个统一而又简洁的逻辑系列中，又不以牺牲他们之间精致的区别为代价。

正是因为这样，虽然管宁用了一种也许并不前卫的方法，但在实践上却相当成功地阐释了前卫作家。不如此，不但他的理论构架难以成立，更难以达到简洁明快的境界。从韩少功的人性单向恒定到徐星对恒定人性的超越之间的关系，不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是很难说得这样简洁而又深刻的。

遵循着这样的方法，他对丰富纷纭的文学中的人性作了得心应手的图谱性的展示。从单向的恒定到超越单向恒定的普遍性，就不但是逻辑地，而且是历史地推出了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倾向，基于此，他为方方、刘震云、王朔找到图谱中的位置，将这一点推向极端，就出现了以生命本能的欲望冲动构成“历史的碎片”潮流，苏童、格非、余华、洪峰、北村，就这样井然有序地纳入了他的历史的、开放的图谱。

这种图谱，不仅是作家的图谱，而且是人性观念的图谱。

如在第二章中，他提出了对于文学就是人学的新阐释，从社会性格到人的本能欲望，从欲望到人性恶的与善的矛盾，从人性善恶到人的变态、暴力、死亡、悲剧等等，都组成了他独特的观念系列。这样的系列既来自文本的分析，又进一步加深了文本的阐释。读者不难发现对于比较前卫的作品，例如对于格非、余华、苏童的一系列作品的解读是相当深邃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余华笔下人性恶的分析：“种种人性恶的出现仿佛凭空产生，不请自来，在缺因少果的文本叙事中，任何试图追根溯源的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人性恶不是借助人物在社会、家庭关系网中的行为，而是将人物直接置换为某种人性恶的化身，只是为一种本能欲望所支配和控制，因而在小说中与其说是人物在活动，不如说是欲望在表演。”更为警策的是如下的阐释：

在传统小说中，人性恶往往是被纳入人的整体性行为中去表现，从而构成人物所体现出的人性内容的一部分，也即是说，人性恶与人性善往往是共存于人物身上，并且这种存在是以动态的方式体现的。恶与善不是以固定的、静止的状态存在，而是随着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在一种条件下，恶的表现多一点，在另一种条件下，则可能是善的表现多一点，善恶的消长变化没有一定之规。而余华的小说文本里，不仅是几乎全然放逐了人性善的因素，仅将人性恶的一面呈示出来，而且把人的本能欲望作为小说的叙述中心加以放大和凸显，这就全然打破了既往小说的人性表现的路数，同时在审美风格上也就

打破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呈现出先锋作家所独有的审美价值取向。

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到位的，很深邃，又很明快，并没有借助任何神秘的话语。在这里有历史的比较，又有相当准确的概括。同样简明而深邃的，还可举出他对于爱情主题的分析：

倘若说王安忆们关注的是情爱、情欲的话，那么先锋作家们则热衷于性爱、性欲，当然是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在马原、苏童、洪峰、格非和余华等先锋作家那里，不消说理性，就连社会历史背景均是模糊不清的（王安忆们的作品至少还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人物的现实依托也不甚明了，而人物的性爱欲望却格外凸显。

他从不孤立地分析一个作家，他总是把作家的艺术形象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互相联系的链状结构的一环加以描述，把历史比较的方法贯彻到每一个方位，也许在他是自觉的，也许，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不管怎样，他正是凭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他获得了形成观念系列，或者“图谱”的自由。

这样的素养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是很宝贵的。

当然，形成图谱的有机性，其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也许由于过于强调图谱的必然性了，因而他似乎对一切作家，都回避

直接的价值判断。这也许是新历史主义的共同的追求吧。但是，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的批评态度。从总体上来说，他的某些批评往往被他的貌似中性的描述，或者干脆是“要求理解”所淹没了。这给人一种躲躲闪闪的感觉，当然，在接触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有某种程度的褒贬，例如他对张抗抗的批评，虽然他把批评掩藏在和王安忆的对比之中，可是他的“春秋笔法”，他的“寓褒于贬”，明眼的读者是一望而知的。

这是由于他无法回避对于艺术质量的判断。

把历史的描述和含蓄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避免直接批评任何具体作家，这样的温厚显示了他的个性，在我这样的读者看来，就缺乏一点尖锐泼辣的思想锋芒。文以气为主，过分夸张的意气，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过分抑制意气的文章，难免给人以钝刀子割肉的感觉。

他不是绝对没有锋芒，只是他不想毕露。而我是一个喜欢痛快淋漓的读者。当我欣赏他的文章的时候，看出有许多可以纵情任性的地方，他却轻轻带过，我就只能替他干着急。

呜呼，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气亦如是也。

2001年10月29日

目 录

- 第一章 人学的印证：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
——20 年小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 1
- 第二章 拼贴的碎片：人性描写的虚拟化倾向
——先锋小说的人性描写 22
- 第三章 幽闭的独语：人性开掘的精神深度
——私人化小说的人性描写 51
- 第四章 凡俗的人生：生存本相的现实摹写
——新写实小说的人性描写 78
- 第五章 诱人的风俗：文化语境中的人性姿影
——风俗画小说的人性描写 104
- 第六章 迷茫的烟尘：风云际会中的人性景象
——历史小说的人性描写 130
- 第七章 灵魂的裂变：社会变迁中的人格姿态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人性描写 159
- 第八章 玄妙的角逐：权力结构中的人性影像
——官场小说的人性描写 186

第九章 神秘的暗角：艺术视阈中的异态人性	
——侦探小说的人性描写·····	205
第十章 眷怀与顾念：追忆似水年华	
——对一种普泛人性现象的探析·····	224
第十一章 新时期小说：人性内蕴的拓展与嬗变	
——以爱情主题为中心的考察·····	242
附录 美学情趣的高扬与理性精神的疲软	
——转型社会语境下小说创作态势述评·····	261
主体人格·文化意识·人性深度	
——施叔青《香港人的故事》阐释·····	274
后记·····	288

第一章

人学的印证：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 ——20年小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

“文学就是人学”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普遍认同并非偶然。当作家将人间万象、世事人情纳入其观察的视阈和艺术表现的对象时，不仅只是对生活事件的外在形态和过程感兴趣，更对事件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情感、思想乃至潜意识的活动抱有极大的探索热情。种种潜隐于事件表象之下的人心微澜，因其丰富复杂、令人捉摸不透的表现形态使作家为之痴迷和流连。事实上，当文学把表现的对象定位于人所生存这个社会时，也就把对象锁定于人本身——任何社会现象无不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心理、情感、意识倾向是组成这个大千世界的本源力量。因而，当我们确认“文学是人学”这一说法时，也就确认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是以表现人性为己任的。新时期20年来，小说创作无疑

在理性内涵的拓展、艺术观念的更新及表现技巧的丰富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由这一成绩所构筑的艺术画廊里，人性描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笔。新时期小说所走过的20年历程，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历程，因而也是一个将人性的表现不断引向深入和多样化的历程。在我们勾勒这一历程基本轨迹之前，有必要对人性的内涵、文学中的人性及其特征作一探讨。

关于人性的内涵，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概括，但不论是哪一种概括，要搞清人性的内涵，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与本质。依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只有将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②约翰·杜威的阐述是：“我不相信能证明人们固有的需要自有人类以来曾改变过，或在今后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期中将会改变”。“我所谓‘需要’，是指人们由于其身体构造而表现的固有的要求。例如饮食的需要和对行动的需要，等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需要会停止存在。”“有些倾向是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1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的本性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这些倾向改变了，本性便不再成其为本性了。”^①“人性不变的理论是在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如果逻辑地贯彻它，它将意味着个人的发展在其出生时即已预先决定的一种学说，其武断性将赛过最武断的神学的学说。”^②综上所述之论述，对于人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和概括：

一、人作为一种以生命的形式置身于自然的存在物，有着其基本的、相对稳定的自然欲求，或称自然属性和一般本性；

二、人的一般本性的实现，有赖于相应的对象，只有通过相应存在对象的确认，人自身的生命表现才能得以实现。

三、人的一般本性在现实的生命活动中，或者说一般本性一旦进入具体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就不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特征。

根据这种归纳和概括，我们对人性的内涵便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人性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很显然，完整的人性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和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前者事实上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食欲、性欲、享受欲、进攻欲、获取欲等，这些人的本能欲望在现实中则体现为一种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性、睡眠等）；后者指的是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之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形态，这些形态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着人的心理和行动的需要，如

^{①②} 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第150、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人的交往、理解、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中表现出的善良、同情、正义、仇恨、嫉妒、邪恶等善恶心理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内涵。尚需明确的是，除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对稳定性外，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则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具体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可变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可变性和开放性才使人性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形态，显示出变动不居的特征。当然构成人性这一特点的不仅是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气质的差异在事实上起着更为根本的、关键的作用，它是构成人性丰富性、多样性和可变性的最本质、最内在的动因。

在我们了解了一般人性和现实人性之后，再来看看文学中的人性。作为以人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它在探悉和摹写人的个体心理活动及其特征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不论是社会变革还是现实人生遭际，抑或是个体之生命体验，其所激发起的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活动，均能借助于文学加以形象的表现。当然，文学作为人类表达心智情感、心理活动、思想理念的语言艺术，它对人性的表现自然要遵循其固有的艺术法则和规律。因而文学中的人性虽以现实中的人性为模本或依托，但在经由作家的艺术创造之后，现实的人性便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生变化，被演绎、融合成艺术作品中的人性。鉴于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之于现实中人性所存在的区别和差异，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文学中的人性，它具有哪些特征作一简要阐述。

所谓文学中的人性，就是作家依凭自身对现实中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人性现象，经由取舍和艺术加工后，成为作品艺术魅力之重要构成的人性内容。文学中的人性较之现实中的人性具